

## 麦子的精神

■王朝书

我们回家一年来，目睹了两次丰收。去年秋天，村民收获了玉米。今年五月，村民收获了油菜。

往年五月，大面积收获的应是麦子。那时，村子里所有的梯田，都是黄澄澄的麦子。

秋收后，父母就要种麦子了。冬天，麦子的青绿是村子靓丽的色彩。冬天，山坡上的草都枯黄了。绿色的麦苗，引诱着牛嘴。放牛或收牛的时候，不注意，牛就会将哪家地里的麦苗顺一嘴。如果，牛的偷嘴行为被发现了，那么，那个上午或傍晚，村子就不会太平了。麦田的主人一定会将牛的主人骂个够。牛的主人因牛做错了事，大多只有挨骂的份。有脾气暴躁的，不服的，那么，必定有一场好戏。两家人会将所知道的所有丑事都翻出来，对骂。从他们的吵架里，我知道了不少村子里的秘密。哪个老头偷了人，哪个女的不守妇道，哪家夫妻有婚前性行为。他们的吵架，简直就是性启蒙。

经过冬天的长苗，春天的长穗，五月，麦子终于可以收割了。

割麦子了，全家上阵。父母、奶奶、我、妹妹。我们家有大大麦田的时候，我已六七岁。有了一个两三岁的妹妹。麦子需要抢收。

五月的天气状况是“天有不测风云”，大雨随时会降临。父母抓紧每一分钟割麦子。也给我一把镰刀，让我和他们排成一排割麦。他们没指望我能做太多，只但愿少一点算一点。奶奶和妹妹拿了篮子，负责拣地上的麦穗。

麦子割下来，还要捆成一大把，便于打麦。父亲将一个打麦的大斗，背到田里。之后，他抱着麦把，“碰碰碰”地撞击斗壁。经过撞击，麦粒就滚落进斗里。打麦真的是一项体力活。收麦，没有好劳力，真干不下来。母亲说，每年收麦，是她最累的时候。有时，她站在地里就睡着了。

脱了粒的麦秆，父母将它们堆成垛。堆垛是项技术活。小时，我对这项技术活人迷过很长一段时间。我练习怎样堆垛。终于，在小学六年级，帮数学老师家

割麦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垛堆得像个样了。之后，我就失去了兴趣。我就是这样，一事物引起了兴趣，必定要努力去。做到一定程度了，就会兴致勃勃。唯有文学，可以永远吸引着我，让我永远投入其中。

麦垛堆好了。这是我幸福的时光。五月，晴天居多。五月，天气热乎，晚上有月。经过阳光的炙烤，麦垛热烘烘的，晚上睡在麦垛上，不会感觉到冷。那时，我喜欢在麦垛上睡觉。将身体放置于自然，可以仔细分辨虫子的叫声，可以看见月亮明明暗暗的身影，可以想象月亮背后的外星人。

麦垛不会堆太长时间。不久，母亲就会将它们焚烧了，作为肥料。母亲要将土地腾出来，赶快种下一季的庄稼。

如此辛苦种麦子。然而，我并不觉得用麦面做出来的食物有多好吃。面条、馒头、包子，没有一样可以引起我的食欲。原因，大概是母亲的手艺太差了。经她手做出的面食，都难以下咽。

我不喜欢面食。不过，挂面，依然是

亲戚间走动时，赠送的必要礼物之一。每年，母亲回娘家，必定要给外婆带上几大把挂面。

现在，听说，很少有人再送挂面了。大家送礼送牛奶、鸡蛋。村里的娃娃，也很少吃父母做的馒头、包子。他们吃面包。小琴的小儿子石梦林，就是这样。

还是有人恋旧。村里有两三个老人，一人种了一分地的麦子。五月，路过的时候，我看见麦子黄了。我想起了父母种麦的情景。

我还想起了一个叫海子的诗人，写的关于麦子的诗，“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麦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回顾往昔/背诵各自的诗歌/要在麦地里拥抱”。诗人试图在诗歌里歌颂麦子的精神。然而，先生说，海子不知道，中国传统农业走到了尽头，中国农业需要升级。

先生说，海子想以麦子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精神，注定是失败的。麦子无论怎样伟大，它终究是粮食。粮食是无法成为一个民族的灵魂的。

## 柳塘风细

■谢辉

伴着清脆的铃声和“咣”的一声金属碰撞的声音，一辆黑色的半旧加重自行车，停在了教室外面的过道上。接着，语文老师叶铭着军绿色中山装的身影就跳进了教室。正是早读课时间，大家各自拿出书来读，老师在教室里穿梭，一天的学习便这般开始了。

我们初一级的教室一面靠近池塘和对岸的另一排教室遥遥相对。一边有数棵秀丽的垂柳遮阴，有碧绿的池水相映，教室尤其静谧。叶老师上课经常会跳出课本，讲一些与课本相关的课外内容，对字形的分析最吸引我，一面黑板，老师用白色粉笔，“画”出太阳，下面的长横线代表地平线，他一面画一面让我们猜猜这幅“画”的意思，大家七嘴八舌：太阳升起、早晨、日出……他的粉笔在黑板上继续画、写，画出几个不同的“旦”：神秘象形的甲骨文、古奥艰深的金文、承上启下的篆字、端庄古朴的隶书、横平竖直的楷书，用图用字画出“旦”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黑板上的亦图亦字的板书，描绘出一个个镌刻在甲骨上、刻写在铜鼎、写在竹筒上的字，流动成精美的花纹，复活了古老的传说。“日”“月”“朋”“尾”，横平竖直的汉字内里大有乾坤，跟随老师的目光，我去到远古，见证仓颉造字的神奇，“天为雨露的力量原来是惊天动地的。铃声响起，短暂愉快的四十五分钟课程结束，窗外，池塘泛起阵阵涟漪，送来习习微风。

与老师渐渐熟悉后，见识了他的多才多艺，学校文娱活动时他还会来一段二胡演奏。班级的文娱演出，他组织得有声有色。我们班的节目是叶老师选材编排的体现文明礼貌的两个小品，选中了两名男生和两名女生，我被选定来饰演小品中的女学生。每天排练，演老师的要求要从神态、语气模仿到位，叶老师就在旁指点。排演到快登台的时候，还好好赶到了。

我没有辜负叶老师，用好成绩升入高中，离开了池塘畔的教室，与叶老师虽在同一学校却难得遇见。毕业后来到康定工作，每年一次休假回师蹀是探亲，时间仓促，心想着去看望叶老师，却没有达成。偶尔听到母亲提及：我遇见你叶老师了，问起你……内心泛起小小的波纹。去年暑期终于决定去看望叶老师，却得知他已经过世的消息……

## 旧时光

## 银手镯

■陶天真

“整个下午我听见银镯在你的细腕上轻轻作响，这金属的朗诵这春天深处的歌谣想告诉我什么，光洁的银镯细致的光泽银镯时光一天天打磨它一天天地亮我清贫的日子熠熠生辉”。这是我多年前为一位乡村少女所作的《银镯》短诗。

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乡下老家，银手镯是少女们最爱佩戴的饰物，而且这样的传统似乎早就有了。上了年纪的老婆婆，在自己的孙女、外孙女们长成婷婷玉立的少女的时候，总要翻箱倒柜找出她们曾经戴过的银手镯，用一方细绒布轻轻拭去上面的尘埃，然后亲手送给孙女、外孙女们。我知道那上面停留着她们美丽的少女时光，有她们曾经的快乐和忧伤，有她们曾经的渴望和梦想。可以想像：当她们把银手镯送给孙女、外孙女们的一瞬，她们的内心会受到怎样的一击：韶华易逝，青丝已成了白发，说老就老了。在村里，我们还常常见到这样的场景：黄昏时分，夕阳西下，晚风轻拂。田间劳作结束了的人们，扛着各式各样的农具走在田埂上。女子们的衣袖大多高高地挽着，腕上的银手镯在落日的余辉里

一闪一闪的。那是一种朴素的美，大气的美。

关于银手镯，在我的老家流传着很多故事，它们大多与爱情有关，悲剧的。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则：民国初年，翠是方圆十几里最漂亮的女子，家里早已把她许配给了外村的一个大户人家，而她自己则与本村一位穷小伙子深深暗恋着，那个小伙子把家里惟一的一件传家宝——一对银手镯送给了她。后来，她终于无法违背父母之命，只有答应嫁给那个大户人家。临出嫁前的夜里，她投河自尽了。一大早，人们在河里发现她穿一身火红的衣裳漂在水上，而尸体旁边，竟然漂着那对银手镯。等那个小伙子痛不欲生地来到河边时，那对银手镯开始慢慢下沉……再后来，那个小伙子远走他乡，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漂在水上的银手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荒诞情节！我不知道这个情节寄托着我的乡亲们什么样的情感，反正，那对漂在水上的银手镯让我感动，同时又感伤——为这个世界上的的一种爱情。

这是一个黄金钻石珠宝宝气的年代。银手镯，像是一位其貌不扬的诗女，只存在于穷诗人的内秀当中，但银手镯泛着的那种哑哑的光，依然会使一些人怦然心动，像我。

# 雪花

第 2254 期

## 寒灯旧事

## 茶园

■陈洪柳

故园的后山坡原本有一片茶园，这片茶园在分田到户时败光了，被村民土匪般砍光了树，一窝蜂似的占为己有，美其名曰开荒种地。茶园种植着油茶树，一棵棵枝繁叶茂，是我们七零后儿时的乐园，在里面找天然食品，甚至狩猎追逐野兔之类。茶园不是很大，方圆几十亩地，只占据一个小山坡，不知是哪辈先人善行善积德搞了绿化，又被圈地运动中的不孝子孙毁林开荒。茶园被毁坏后，取而代之的是花生地，瓜分成大小不一的若干块。

春暖花开，风和日丽，气候温和，茶园高大俊秀的油茶树，竞相绽露出一茬茬嫩枝嫩芽，与老叶相衬媲美。在新芽成长过程中，有一些变异的叶子，叫做茶苞，成熟后就是茶耳，白白的，厚厚的，俗称狗耳朵。采摘后塞进嘴里咀嚼，水分很足，又脆又甜，回味无穷。雨后第二天再进茶园，别只顾抬头看树梢，而是猫着腰，仔细搜索每一个树兜，一定会采到野生蕈菌滋生的茶树菇。新鲜的茶树菇是无公害食用菌，搁在面条里，那真叫一个鲜美开胃，润滑爽口。

油茶栽阴坡，结球不会多。茶园在向阳山坡，挂果率却不高，每棵树都寥若星辰，屈指可数。也许是土质贫瘠的缘故吧，不适宜油茶树生长，更有力的解释是杂草丛生，地上的杂草十分荒芜。古人云：油茶

不刈草，一世枯到老。小伙伴们总爱在茶园转悠，猎取适中的“V”形树杈，用茅刀砍下，制作弹弓。以及又圆又大的树干，用作陀螺。弹弓做好后，就四处猎寻飞禽走兽当作练习眼法的实物目标。射杀墙洞的麻雀还行，命中率较高，油茶树上逗留的飞鸟就不是那么好对付，石子刚射出就惊动飞鸟，啪啪地展翅高飞，直穿云霄。野鸡野兔就更难捕获，一有风吹草动，目标就逃匿的无影无踪，不知去向。

丰产的油茶果要做好丰收工作，适时采摘是决定油茶籽出油率的关键。民谚说：七胀球，八胀油，没过霜降节，油在树上歇，霜降节后多一日，茶油树上多一滴。由此可见，适时采摘的重要性。农历七月份茶果只充实个头，八月份才充实油料，九月份方可收获，具体日期按霜降节气之后来确定。茶油与棕油、橄榄油、椰子油并称是世界四大木本食用油。茶油是健康长寿的滋补油，营养价值极高，茶饼亦是上好的肥料，施在菜园农田均可，很是肥沃。

要想长久富，莫忘多栽树。希望故园的村民能够意识到植树造林的诸多好处，做好退耕还林的的实际工作，考虑重新栽种油茶树。油茶是经济价值飙升的油料作物，被业内人士称为绿色银行，夸赞油茶收益是“常年不空丫，老果未收开新花”。只有柴刀锄头动得勤，就会茶子沉沉满树林，重现一个郁郁葱葱的茶园，一个欢声笑语的乐园。

## 援藏手记

## 石渠的阳光

■陈美英

2012年9月初，我走出石渠菊母远牧场，我联络的援石干部回老家休假去了。我按他走前的嘱咐，在援石干部集体宿舍住下。

整理牧场笔记成了我的当务之急。宝贵的生产人类学第一手资料作为亲爱的朋友陪伴，使我在高寒处又安顿下来。

中队的水泥坝子停着不少小车，三面是红瓦水泥墙的平房。其一是援石干部宿舍。屋里拥挤地摆着上下铺铁床，统一的方格铺盖。有木桌子，塑料凳子很多破的，大家将其重叠坐着。

过了几天，隔壁宿舍一个瘦高的年轻人走到我门口，对我说：“你到这边来坐吧。”

我起身走出去，阳光罩下金色大伞，把院坝映得耀眼。他带我到很多人坐着的宿舍，对我说：“这里热闹的阳光。你不要拘束，我们都在这里玩。”一下跟他坐得很近，我感到脸热，看他也抬不起眼睛。不说话不礼貌，说话不看人家也不行。他看我这样，也忍不住脸红了。过了片刻，我调整了心情，才把面前的他和身后的人们收纳眼底，跟他自然地说话。

他是这里年龄最小的，我说他像高中生。他说是的，他叫张博。和张博聊，加深了我对石渠的认识。石渠野狗横行，包虫病高发，干部们喝水都得注意。他们住的中队院子扔着许多装矿泉水的桶，就是

喝外面的水的原因。援石干部是个新名词，一开始觉得突兀，为什么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援藏干部？这是石渠的特殊性，需要州内推进现代化。除了来自成都的援藏干部，张博他们这第一批州内来援助的干部就有一百多人。

我融入了这个特殊群体，与他们下乡。过雅砻江的时候，一个援石干部主动把我背了过去。这使我在人类的博爱中找到了光。

“缺氧不缺志，苦干不苦熬。”我体验着援石口号的内涵。

离开石渠前一晚，我把张博和背我过河的小伙子叫到我住的宿舍。木桌的对面，张博正襟危坐地端着水杯，眼睛湿润又慌乱。桌子上有一袋瓜子，我递到张博面前，他拘谨地倒出了一些在手里。我们吃着瓜子，陷入无语。

忽然张博说：“作家，你觉得应该如何发展石渠？”

这是个宽泛的话题。不杀生的传统使野狗横行，在这里找到了天堂。这里包虫病发病第一，如果不管理好野狗，消灭传染源，不可能有效控制。

“能坐在这里，就算奉献。”我想起另一援石口号，问他怎么在集体宿舍应对喧闹。

他说：“必须适应。我要休息怎么办？我就拉上帘子，睡我的。在这里不是一天两天，不是说你坚持一下就行了。”

他坐在堆满东西的桌子旁，还是瘦高的高中生模样。他是两届援石的干部，要坐四年。



妙音。 陈刚

## 季节行吟

## 初秋温酒

■杨海涛

文人说：喝淡酒的时候，宜读李清照，“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喝甜酒的时候，宜读柳永，“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喝烈酒的时候则读东坡词，撻袖豪歌“大江东去，浪淘尽”。

可是这携带着冷风，凉沁肺腑的第一场秋雨，我却不知该烫那一壶酒。怨苦味的姜丝黄酒——依凭栏杆的后主词？思乡深切的柳叶听酒——古道西风的马祖老调？还是……

记得多年前一位相别甚远的故人带我穿街走巷，在一处看似破堪但又古风深氲的常熟小店里，我抿了一口桂花酒，那味道我至今难忘。只是多年前的酒甚是好酒，可那人却没报出些什么。

也是这个季节，也是凉薄的细雨，使我不禁想起了多年前抿的那口桂花酒，抿出了其中的滋味。当然酒现在是没有了，倒是透过窗户看到一户平家小院里的生活景象，那户人家恬静的生活，看的我好似喝了那桂花酒一样，嘴边挂着微微甜甜的笑。

院子不大，四四方方，和旁边的一落座熙熙攘攘的偌大的停车场比起来，相去甚远。院子里住的是一对夫妻，男人看起来有些疲惫，拖着一扎竹凳，悠悠地走到檐下的小桌边，坐下。女人的神情倒是显得欢快轻松了许多，身上的衣服也映衬的干净利落，女人手托两碟小菜，小跑过来，远远的看上去好像在说些什么，

嘟嘟囔囔地。我看得正人迷，香甜的看着他们惬意慵懒的晚餐，还有不停张合的嘴吧和微微扬起的嘴角。女人时不时地还会夹些咸菜给男人。男人呢，不经意抬头望了一眼天上淅淅沥沥的雨。我还以为被男人发现了，我心里一个惊颤把自己埋入了窗帘里，深怕被他们察觉。然后又颤颤地探出脑袋望一眼……

凑着凉沥沥的雨，闲来慵慵懒懒地撇了一眼，竟也想起林清玄在《温一壶月下酒》一问中写道“喝酒到极处几可达佛家境界。”我虽然对酒没有太多的喜欢，但总能喝出酒之外的一些味道，那是脱离酒的味道的，更多的是眼前零零总总的画面，会像酒精一样刺激我的感官，也像石子投入平静湖面荡起的涟漪。撩起了我对过往事情的回忆。回忆的不再是画面，我也记不起画面里的人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能刻画心里的无非是如今似曾相识的感觉。所以，酒呀，你再香醇无非也就是个引子。

总之，酒自然是有哲学的。秋天的时候不宜烈酒，太烈的酒烧身反而毁了秋日的这份爽朗；过于甘甜的酒也是不适合的，秋日总归带了些凋零惆怅，自然多了几许冷落惆怅，酒太甜就喝不出秋的萧瑟了；我还是喜欢那口桂花酒。不刺人，不会让我丢杯，也不会甘甜的让我贪杯。对我而言，有诗意的时候就得来杯酒，引一引，好述怀。

前人“一簣烟雨任平生”的诗句，看来我是喝不出来了…